

台湾欧阳剑作品集

中原情仇

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第二二章

京师繁华依旧，可是对大宝来说，少了一个安总管，似乎人事全非。

他到达京城，立刻引起了朝廷百僚、王亲国戚的注目。因为谁都已听到大宝怒摔乌纱帽那段故事。

有的人佩服他义风千秋、勇气不凡；有的人却怕他造反。于是九门提督派出密探，暗中监视，神机营采取警戒措施。若不是听说是西太后召见，怕已对大宝采取行动了。

这股汹涌的暗潮，大宝立刻从飞龙堂堂主口中得到消息。

盖神龙教的教徒早已布满朝廷中的中下阶层，在路上，已有人给飞龙堂主暗送消息。

怎么送的，大宝就不清楚。不过飞龙堂堂主已跟在车边，低声向车中的大宝报告。

“没关系！你当作没这回事。”大宝轻松地吩咐“那些官僚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咱们只用行动表示。”



到了宫门，大宝下车递上手本。

没片刻，太监史进忠出来宣召：“太后在东暖阁接见！”

于是大宝与桂三娘立刻被延请入宫，在东暖阁前候旨。

大宝还是第一次进宫，觉得皇宫的气势，果然雄伟不凡，难怪想当皇帝的大有人在。

安德海在这种环境里，自然觉得贪婪已不算什么。

进入东暖阁桂三娘是懂宫廷礼仪，立刻对太后一跪，道：

“太后吉祥！”

大宝自然跟着依样画葫芦。

西太后点点头道：“起来！”

桂三娘与大宝这才起身站在一边。

大宝望着西太后，想起当年的兰儿，觉得岁月不饶人，神容苍老了不少。

此刻西太后对大宝微微一笑道：“大宝，咱们算是故人重聚，想起来已经好久没见面了。”

“是。”大宝真情流露地道：“我常惦念着太后吉祥。”

西太后轻叹一声，道：

“想起当年，咱们算是都熬过来，而且熬出头了。想起以往我身边的都已不在，算来算去，只有你一个。”

大宝倏然有感而发，道：“太后说的是，这……这是浪淘尽千古英雄。”

西太后咯咯笑道：

“大宝，想不到你还会说几句诗文，果然见识多了，气质都变了。”

桂三娘凑趣地道：

“他哪儿能跟太后比啊！太后太夸夸他了。”

西太后话锋一转道：

“我是个念旧的人，大宝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九江府的知县吴棠？”

大宝怔了一怔，摸不着头脑，往事过了太久，他已记不起寻个知县了。

西太后提醒他道：

“就是在我们回北京时，他派人赠送五百两银子的吴知县呀。”

这一说，大宝想起来了，笑道：

“太后提的是他呀！他怎么啦？”

西太后道：

“我已特旨升他职漕督，现在立刻又要升官了。讲起他，我就想到你，你也是我想栽培的人，老实讲，我虽贵为一国之尊，但人毕竟在宫里，若不在外面弄几个得力的帮手，我岂不又瞎又聋，任人摆布。”

大宝听出了味道来了，他的确有点儿感激。可是想起安德海，心里就凉了半截。

西太后又说话了：

“可是你怎么不体谅我的苦心，这么不长进，好端端的怎么跟丁宝桢闹别扭，居然辞官不干了？”

提起这档子事，大宝心里恼火，冷冷道：

“丁宝桢枉法，这种官儿我不干也罢！”

桂三娘一见大宝又使性子了，忙道：“禀太后，他说的是气话，太后可别跟他计较。”

西太后是何等人，岂有听不出弦外之音。大宝在说丁宝桢，言下之意，何尝不是在说自己。

她叹息一声道：

“大宝，我知道你很讲义气，可是你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因果，有一天你若能站在我的位置上想一想，你就知道，我不救安德海的道理。”

大宝一怔！

只见西太后又分析道：“我虽是一国之主，可是管理天下大事，不要说我一个人没法管，也管不了繁杂的百政。此所以朝廷要设百僚，分任其事、分负其责。说起小安子，他前几年也够风光的了，在外面他和人拿回扣，借着我的名义捞油水，我哪一样不知道，做得太过份的时候，我最多骂他一顿，让他收敛一点，但不是优容包庇他。若不是我在挡着，他早已被王公大臣恨得要分他的尸。”

大宝静静想着，这些话由太后口中说出来，可以想像安德海在京师的气焰。那小人得势，不可一世的嘴脸，大概把民有的人都得罪了。

西太后又娓娓道：

“那次采购龙袍，他讨差使，我想他在宫里关久了，是该他出去见见世面，逛一逛长点儿见识，所以准了他，希望他不

要太过于招摇，过于利用我给他的恩遇。可惜他还是老毛病犯了，一路上招摇出京，唯恐旁人不知道。曾国藩看在我的面子，不敢为难他，却不料他碰上丁宝桢，人人皆想杀他，我怎么救得了他，除非我把百官都革职，天下大事我一个人来管，但是这可能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西太后有些儿唏嘘，拿着手绢擦眼睛。

桂三娘忙道：

“太后千万别伤心，咱们知道太后的难处，可没有埋怨过太后。”

“你们能体谅我的心情，那是最好。可知道我接到了丁宝桢的折子，说大宝辞官，连我都呆了，伤心了好几天。”

桂三娘立刻向大宝施了一个眼色，大宝反应快，忙跪下说道：

“太后，我是怕天天跟别人磕头，才不想当官，其实我不当官，一样可以帮着太后。”

西太后道：

“哦！你起来，官都不要做了，你又如何帮我？”

大宝笑道：“太后，我现在已换了一个身分，而且是一方之主，自由自在，反而更为太后效劳。”

西太后一怔，望着桂三娘，她搞不懂大宝现在又是什么身分？

桂三娘笑道：

“大玉现在接掌神龙教，是神龙教之主，手下教徒不少人

哩！”

哪知西太后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，道：

“我想这教派，可是白莲教的余孽支派……”

大宝可又不服气了，道：“太后、教派无正邪，端着主持人如何做。而神龙教也一向扶清灭洋，我自然要做得更积极一点，成为太后的耳目，无论谁若对太后不好，我就铲除他。”

西太后的脸色这才稍霁，道：

“你有这份心意我就感到安慰了。你好好的干，有什么困难可以叫三娘来找我。”

“是。”桂三娘道：“多谢太后恩典！”

西太后道：

“见到你，我也安心了。大宝，你管神龙教，缺什么？”

大宝忙道：

“什么都不缺，太后安心，万一有什么要我效劳的地方，请太后派人通知一声，我就会星夜赶来。”

西太后这才点点头，道：

“你们下去吧！史进忠。”

“喳。”太监立刻从门外奔入。

“吩咐内务府，赏大宝黄金千两，发给行走宫内通行牌，以后可以随时来见我。”

“喳！老佛爷。”史进忠弯着腰，引大宝与桂三娘告退。出宫来，外面那些闲杂的人物，竟然都不见了。

大宝这时出宫，招呼马车与飞龙堂堂主和白龙堂堂主，赶

回神龙教。



自然，太后召见神龙教的消息，立刻传遍京师附近，大宝的名望，数日之间，又升了好几倍。

于是大宝锐意经营神龙教，自己也在老教主的指导下，全力练功，学习神龙金刚掌。

他却没有注意到，管理严格以后，祸端已隐隐潜伏。

祸端就在七杀头陀身上，自从拦路敲诈，不但一无所得，而且还损失一名同伙。他才发现，大宝这小毛头肚子里诡计多端，实在不好相与。

而且自己估计，力量也比不上神龙教，只能连夜远走出东黄崖与白莲教会合，正式成立义和团，也打起扶清灭洋的招牌了。

为了与神龙教暗中较劲，七杀头陀索性还了俗，想出一招新花样。借着白莲教画符念咒之便，声称法力无边，凡人只要贴上符咒，可以刀砍不死，枪打不死。

其时洋人逼迫清廷日甚，七杀头陀改名张义培，号称义和团的大阿哥，派人游说京师的各衙门及王公亲贵，声称可以效力清廷，跟洋人一拚。其中醇亲王与奕亲王竟被说动，暗以银子支持，义和团藉机招兵买兵，声势大振。

这种情形，大宝自然有耳闻，有一天对桂三娘道：“七杀

头陀声势越来越壮，我看早晚会来找麻烦。”

桂三娘道：

“眼前不会，我们只能静观其变。”

大宝问道：

“为什么你判断不会。”

桂三娘道：“我当然有根据。第一，义和团不像咱们，有固定的收入，他人越多，越需要财力。”

这一点大宝当然同意。

桂三娘又道：

“这种财力物力不是小数目，我已听说七杀头陀已暗中打家劫舍过好几次，只是救得了急，救不了穷。”

大宝道：

“那他不会把脑筋动在咱们头上？”

桂三娘道：“不会。他知神龙教基本已稳固，真要拚，只怕他也承受不了付出的代价。”

大宝点点头道：“有理，那么他会到哪儿去弄钱呢？”

桂三娘道：“当然是那些王公大臣身上。”

大宝道：

“你以为那些王公大臣能填得了他的无底洞？”

桂三娘道：

“若处于平常埋藏，当然不可能，所以我想七杀头陀一定定会先搞乱局面，才能趁着浑水摸鱼，那些怕死的王公大臣只有让他予取予求了。”

大宝怀疑地道：“他有能力搅乱局面？”

桂三娘笑道：

“要搅乱局面不不简单，听说山东的教案就是他派人下的手。其实找几个洋鬼子开刀，就足以搅得天下大乱了。”

大宝一想的确如此，于是思索道：“咱们对义和团的行动一点也不知道，老婆，你能不能跑一趟山东去刺探一下？”

桂三娘当然答应，可是还没有动身，老教主却因病身亡。

于是只能把万事都搁置下来。开始为老教主办理丧事。

这场丧事当然繁杂而隆重，不只因为老教主为创教始祖，而大宝尤其感到智慧及恩泽，所以专心服丧一个月。

等把丧事办完，教中也起了变化，青龙堂堂主本堂二百余教徒，突然离开不知去向。

飞龙堂堂主掌执法，派人查探下，原来竟去投靠义和团。他立刻谒见大宝：“求教主准许，我带本堂兄弟去把青龙堂的叛徒抓回来。”

大宝沉住气，道：

“你这一去，难免大动干戈，我觉得要好好商量。”

陆飞龙忿忿道：“教主，这次若不施予惩罚，只怕以后人人都可以叛教，那如何了得？”

大宝摇摇头叹口气，道：

“时代不同了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强。当然，对堂主的惩罚是必需的，这件事我已派人去了。”

陆飞龙讶然道：“教主派谁去执行了？”

大宝笑了一笑道：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反正一定可以让你消气。”

山东曹州教案发生，三名洋人教士遭到义和团杀害，教堂被洗劫一空。

这件事震动中外朝野。

西洋的各国逼迫朝廷剿义和团，拿办与义和团有勾结的官吏。而当时老百姓见清廷积弱，使洋人予取予求，义和团做的这件事，大快人心，个个叫好，以致义和团势力，就如滚雪球一般扩大。而大哥张义培竟变成红遍半边天的红人，比达官显贵还要受百姓的尊重。各地官吏因手下兵将不愿打仗，纷纷对义和团争取拉拔，影响所至，朝廷与洋人的交涉，也变得强硬起来。

而这时桂三娘女扮男装，竟混入了义和团。

在黄崖莲花在院之中，三娘所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庞大的势力，而且是一幅荒淫无耻的画面。

有些师父与大小阿哥，不知哪里弄来一批妇女，正在一边喝酒、一边交媾、疯狂作乐。

桂三娘见这种场面气愤极了，但她深入虎穴、不敢轻动，当天夜里，决定擒贼擒王，对张义培展开刺杀行动。

深夜，上弦月高挂。

那三重院落中，仍是灯火高张。

三娘收扎利落，像狸猫一般，窜入三重院落的屋脊上。因为经她二天的观察，往昔的七杀头陀，现在义和团的大阿哥正

在召集手下开会。

“各位，咱们义和团的力量已壮大到可以影响朝廷，独霸一方的地步，所以我决定准备向北京推展，这不但是为了咱们能扩展地盘，也是奕亲王、惠亲王的要求，因京师附近防卫兵力不够，让咱们去协助打洋鬼子。”

张义培意气张扬的宣布着：

“而趁这机会，我想把直隶府外的神龙教一齐吃下来。”

有的人鼓掌叫好，有的人却有质疑。

“大哥，神龙教虽然有部分人投到咱们旗下，但他的基础还是很稳固，咱们能吃得下吗？”

说这话的正是以前离开的悔龙堂主。

张义培大笑道：“今天咱们的人手是神龙教三倍，吃下神龙教足足有余，何况我已想好了一条妙计，先让神龙教背个黑锅，叫洋人与朝廷们先找他们的麻烦，然后咱们义和团趁机出手，叫那小子知道咱们的厉害。”

于是屋里人个个兴奋得聒噪起来。

“大爷，是什么锦囊妙计？能不能宣布，让咱们听听！”

张义培欣然道：

“告诉你们也无不可。我准备派人乔装神龙教徒到天津围杀几个洋鬼子，搅得他们一团乱，让神龙教跟洋人顶上，咱们再以正义之师出面收拾乱局，到时候神龙教不听咱们的也不行了。”

屋顶上杜三娘听到这里，冷汗直冒，心想果然是条毒计。

正想退身，倏听到身后有人叱道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桂三娘大吃一惊，立刻挺腰旋身，到屋脊上站着一人，正是义和团中赫赫有名的当家头目姜贤培。

这姜贤培是白莲教徒，一身轻功甚是了得，人称夜游神，自与义和团合并，统率团中的白莲教徒，排名在张义培手下的二阿哥。一见屋顶上瓦片掀开一洞，冷笑道：“原来你在偷听下面的谈话，敢情是奸细。”

桂三娘乔装成徒众，自然没人认出来，此刻暗呼一声糟，忙道：“小的在值守，只不过一时好奇罢了。”

姜贤培一哼，叱道：“下去！”

屋中的张义培似乎也听到了屋顶上的声音，喝道：

“谁？”

姜贤培大声道：“我抓到……”

他“奸细”二字还没有讲出口，桂三娘一见苗头不对，脱手就是二粒迷魂弹。

姜贤培闪身叱道：“你敢施暗器。”

桂三娘转身就退，屋中已嗖嗖窜出十几条人影，立刻把四面围住。

这时桂三娘知道走不了了，她干脆站住，观察情势。

火把光辉立刻照亮了整个院落，夜游神白袍飘飘地飞落地上，道：“大阿哥，他还是个练家子，刚才在屋顶上偷听你们谈话。”

张义培立刻叱道：

“你是哪个堂上的？快快报名说出根苗。”

桂三娘转心一想，干脆大方一些，当下娇声道：

“七杀当家的，我就是神龙教教主夫人，原本是来跟你商量大事，没想到你们看破行藏，实在惭愧。”

揭开了真正身分，义和团这些大大小小头头，顿时惊得发呆。

张义培随即发出一声宏量的大笑，道：“这真想不到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……”

义和团的二阿哥姜贤培厉声道：“来人啊！快把这娘们拿下，给我吊起来。”

话声一落。

徒众们手执大刀，正蜂涌而上。张义培摆手喝道：

“老二，不可无理。”

姜贤培厉声道：

“大哥，你难道不想为已死的石弟报仇？”

桂三娘冷冷道：

“相打没好架，动手难免有伤亡，现在我若要拚一拚，只怕义和团要死一大半，不信就可以试试！”

姜贤培厉声道：“你敢！”

张义培劝说道：“二弟，你要冷静，要砍要杀，是以后的事。至少现在，教主夫人来意不明，还是本团的贵宾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一摆手道：

“教主夫人，请进屋奉茶！”

桂三娘道：“我先有一事请求。”

“请说！”

桂三娘道：

“先容我入屋换衣，然后跟你一人商量，绝不容许其他人参与。”

张义培眉头一皱，道：

“更衣当然可以，但跟我一个商量，好像不妥。”

桂三娘表情沉肃地：

“事关机密，当然人越少越好，否则怎么算得上机密？”

姜贤培冷笑道：

“神龙教又不是军机处，有什么狗屁的机密？”

桂三娘冷冷道：“你猜对了，我此来双重身分，正是奉了密旨而来。”

她知道要脱身已难，只是暂时唬一下，唯有怀中的腰牌，才是自己的护身符。

果然，张义培神色震动，想一想，道：“你若这么说，我想可以考虑，多增加一个人如何？”

桂三娘故意一本正经，谨慎地道：

“那要看是谁了？”

张义培一指“夜游神”，道：

“我这位二当家也参加一起听听你怎么说，可以吗？”

桂三娘点点头，昂然进屋，围困的徒众立刻散开两旁。

等到桂三娘在屋中娇滴滴招呼：“二位当家的，可以进来

了。”

张义培才对徒众一个眼色，示意布置周密，这才与夜游神进入屋中，同时关上了门。

三方面鼎足坐下，这时桂三娘长发披肩，换上一身黄色的长袍，这是神龙教主夫人的标准服色。

“二位当家，我混到你们这里已经二天，若我想对你们不利，早已动手，相信一定可造成你们的混乱与死伤。我没有这样做，就表示我的来意并不是想伤害你们。”

张义培问道：“那你的来意是什么？”

桂三娘道：

“你们的势力与举动，已经惊动朝廷。所以我这次不但是为了神龙教而来，也是奉了密旨前来观察。”

姜贤培冷笑道：“密旨在哪里？”

桂三娘掏出腰牌道：

“密旨在此，大当家的应该知道我的身分。”

这点七杀头陀张义培自然清楚，点点头道：

“你想观察什么？”

桂三娘道：

“洋人要打仗，朝廷兵力单薄，王公大臣有的主战、有的主和。听说大当家与醇亲王走动得很近，醇亲王是主战最强列的。”

张义培哈哈笑道：“你的消息很灵通嘛！”

桂三娘道：“你该知道神龙教的耳目，无所不在。太后很

不放心，特命我来暗中观察，若你们的确效忠朝廷，太后自然也站在你们这边，而且还可拨出粮饷，支持你们。否则对主战派就要考虑了，毕竟打仗不是好玩的。至于神龙教，只要当家的没有太多成见，合并并无什么不可，大家为朝廷出力，何分轩輊。”

张义培问道：“你们的确很想为朝廷出力、可惜跟本教的心结未解，手段太恶劣。”

夜游神看了看张义培，道：

“现在与贵教有合作吗？”

桂三娘道：“有。”

这当然不是心里话，但眼前为了不撕破脸，只能这么敷衍了。

张义培笑道：

“很好，教主夫人，你认为怎么合作最好？”

桂三娘道：

“大家先开个会，先决定谁当家？”

张义培道：“依你看谁当家最好？”

桂三娘笑了笑，道：

“大家推选最公平，也最不伤和气。”

姜贤培点点头道：“这话有道理。但要推选，至少也要有一张名单。”

桂三娘道：“名单就要大家开会时商量。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的，为了避免伤和气，本教教主的名字可以排除在外，